

名家随笔

## 黄河边看冬泳

高定存

大寒节气前后是一年中最低的时候，民谚云“大寒小寒，冷成一团”。这个时节，北方的河流大都会封冻，只有黄河的部分河段封不起来。

1月12日，我到黄河边看人冬泳。一条大河从家门前流过，保德自古不缺游黄河的人，但早年并无冬泳一说。那时候黄河行船搁浅，即便是隆冬，船工也要脱衣下水推船，但那只是劳作，不是冬泳。保德人冬泳始于12年前，第一位名叫冯培亮，而今人称老冯。老冯生在黄河岸边，自幼泡黄河，横渡对岸是家常便饭。前几十年，他只游夏秋两季。曾经想过冬泳，但一直未敢试探。直到60岁那一年，一个在兴县铝厂上班的运城人到黄河游泳，和老冯结成了朋友。这位运城人说，冬泳其实很简单，从夏天一直游到冬天就行。老冯被这位朋友带入冬泳，一游就是12年，今年72岁，依然天天坚持，风雪无阻。

之后，黄河冬泳渐次有人跟进。2020年1月，一群爱好者成立了保德冬泳队，约定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下黄河。然而多数人忙于生计，有的开大车，有的当匠人，有的做小买卖，无法天天坚持，只能隔三岔五抽空游一回。每日必至者，只有老冯与两位年轻人，小徐和小张。

我来到黄河边的时候，老冯和小徐也刚好到达。严冬的黄河，流量稳定在500立方米/秒左右，清冽胜过漓江，浅水处的卵石粒粒可数。高处看下去，一河水缓缓流淌，如同一河绿色的琉璃滑过，两岸河沿上结着一层白生生的薄冰，如同给一河琉璃镶嵌上了玉带，美艳至极，不由让人心生赞叹，一河好水啊！去冬以来，空气也出奇的好，居然没有看见一场雾霾。站在晋陕大峡谷岸边，真个是蓝天碧水，赏心悦目。

老冯带着温度计，下水前先测一回气温和水温，回去要写日记。此刻气温零下2摄氏度，水温零下0.2摄氏度。我忽然想到，一条河流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，水温就是体温。黄河的体温随河段与季节的不同而变化。老冯说，一年之中，黄河水温最高在三伏天，可达28摄氏度，最低就是三九这个时候，零度左右。

老冯穿上泳衣后，认真做了一会儿热身，小徐二十几岁，热血青年，热身也就免了。两人先向上游走一段，然后踩着冰凌下水，用力划动几下就冲入了中流。平时看水面似乎缓慢得很，但人进去以后才发现，水的流速其实还是很快的。两人顺流而下，近300米的距离，3分钟就下来了。老冯游黄河，夏季一小时左右，秋季半小时，冬季5到10分钟。

老冯和小徐上岸时候，小张带着两个儿子来了，一个10岁，一个8岁。说星期天，好不容易才挤出一点时间。小张三十多岁，开着一家熟肉店，进入腊月生意忙，只能在周六周日带着两个儿子来游。两个小孩今年夏天开始游黄河，显然还没有完全习惯，加之上学，每周只能游两次，所以脱衣下水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些冷。老冯说隔几天游一回，比天天下水更刺激，感觉更冷，能坚持不退，难能可贵。

先让两个孩子在浅水处游了几十米，上岸穿好衣服后，小张才走到上游老冯他们下水处，也是300多米，飞流直下。中途他喊着说，有暗冰。老冯说黄河冬天看上去安静，但有时候水里会有冰片，不小心能划破皮肤。

20年前，小县城的人会说冬泳者脑子不好使。老冯冬泳之初，围观者甚多。现在人们习以为常，只赞叹冬泳者勇气可嘉，再无别论，这也该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。

我怀揣着对历史的敬仰与对古韵的探寻之心，踏入了晋祠这片神圣之地。

初入晋祠，便能感受到一种别样的静谧。冬日的暖阳洒在古老的建筑上，像是为它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薄纱，让那些飞檐斗拱、雕梁画栋愈发显得庄重而神秘。祠内古木参天，大多褪去了繁茂的枝叶，只剩下嶙峋的枝干向着天空伸展，似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
沿着石板路前行，阳光透过古树枝叶的缝隙洒下，光影斑驳。站在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老土地上，在这历史与现代的交汇处，不禁感慨万千。我仿佛看到了西周时期诸侯叔虞，身着古朴衣冠，面带和蔼笑容，穿梭于田间地头、学堂书屋。当年他风华正茂，在他的分封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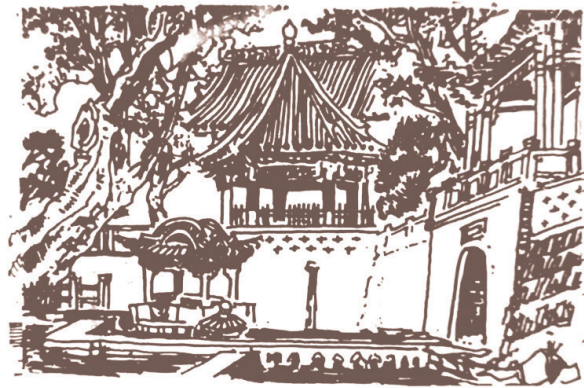
这难老泉就是晋水的发源地，“难老”二字，象征着水千年不竭，人生生不息。晋水滋养着三晋大地上的城镇乡村、山川田野，也润泽了这片土地上的子子孙孙，孕育出了灿烂的三晋文化。它如同一股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泉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始终为这片土地提供着生机与活力。

泉边，我伫立良久，不禁思索，想起了我名字中的“静”字，这是祖父给我起的名字，“静”音似“晋”，祖父是想告诉我，我的根在山西。当年祖父跟着家人为了生计，一路辗转来到张家口成家立业。祖父经常给我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，讲各种样子的古建筑大院，讲钱庄票号，讲春节的社火……千言万语中诉说着对故乡的无比眷恋。

祖父去世后，父亲也

冬游晋祠——  
穿越时光的寻根之旅

郝静洁



地唐地（如今山西）大展宏图，使得百姓安居乐业，唐地繁荣昌盛。我又似看到了李渊父子起兵前夜来到晋祠，诚心祭拜，祈求祖宗庇佑，期望大业能够顺遂，最终得偿所愿，推翻隋朝统治，建立起了震古烁今的大唐王朝，开启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。

沿着中轴线前行，走过了水镜台、金人台和献殿，穿过鱼沼飞梁，就是圣母殿，这座宋代建筑堪称建筑艺术的瑰宝。殿前的木雕盘龙活灵活现，龙须飘动，龙目圆睁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，冲入云霄。殿内供奉的圣母塑像慈祥端庄，彩塑侍女们形态各异，或浅笑嫣然，或低眉沉思，一颦一笑、举手投足间展示着古人精湛的技艺，让人不禁感叹，能工巧匠们是如何赋予这些塑像鲜活的生命力，使其历经千年依然熠熠生辉。

绕过圣母殿，后面便是难老泉。冬日的泉水氤氲着淡淡的水汽，仿若一层轻纱，如梦似幻。传说

时常和我聊起山西。在祖父的言传身教下，他时时遵循着家乡的习俗。春节时贴上寓意吉祥的窗花，那鲜艳的红纸、灵动的图案，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祈愿；中秋制作地道的山西月饼，用传统的模具压出团圆的印记；餐桌上常摆放的陈醋，让每一顿饭都飘着醋香；品相多样、口感不同的面食，把最简单的食材做成了不简单的味道。还有山西人细腻的生活方式、严谨的生活态度，以及永不言败的精神，深深地刻入我的骨子里……

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晋祠的每一个角落，我带着满心的眷恋，缓缓离去。此次晋祠之旅，不仅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，更是一次与故乡、与自我内心的深度对话。我深知，这寻根之旅，不仅是对地域的溯源，更是对家族精神的传承，无论走得多远，山西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及所蕴含的文化，已然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间，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。

年味，  
一生的守候

贾海燕



吕建铁 绘

过了腊八，年味越来越重了。我把人间嗅年味，欢愉世事烟火时。

这盛世华年，人们欢聚一堂。过去这几年虽然不太顺利，但终归又是一年。

从小到大，我过了很多有年味的年。小时候的年是欢乐，是吃糖果、是穿新衣、是走亲访友的幸福感。

长大后的我，经历了太多事，经历了一些家庭变故，但是依然对年味向往，依旧觉得生活很有趣。

其实，年味就是一种心境。

小时候，年味很纯粹。几颗糖果、几响鞭炮、几件新衣，就能满足所有小孩对年味的向往，是知足、是天真、是烂漫。

长大后，年味越来越淡了。衣服可以时时更新，房子越住越宽大敞亮。年味淡了，是由于人心不易满足。还有，从小到大，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，或许是眼看亲人从身边离去的无奈吧。时光匆匆过，我们也匆匆变老了。

我们总是在经历失去时，才懂得珍惜。

仔细想想，年味就珍藏在我们心间。年味，是中国人才懂的浪漫。家的温暖是人心的温暖，我们回家也是奔着那份年味去的。家里，父母等着我们，准备了一桌好饭。老父亲花白的头发，老母亲迟缓的动作，抚慰着游子漂泊的心。只有在父母面前，才觉得内心的富足与安宁。

所以，年味，是我们一生的守候。我不管走多远，都是故乡的那片云。不管在哪里，我都会回味那年味，渴盼着回故乡品尝那浓浓的年味。